

訂

訛

類

編

訂訛類編卷二

仁和 杭世駿 荃浦

事訛

王右丞誤用柳生左肘事

說詩碎語云莊子柳生左肘柳瘍類也王右丞老將行云今日垂楊生左肘是以瘍爲樹矣愚案東坡詩柏生左肘烏巢肩施注引傳鐙錄野鵲巢于佛頂事而柏生左肘獨無所引意亦用莊子語但不知右丞何以誤爲垂楊東坡何以復誤爲柏也

霍去病事誤作衛青

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西清詩話邵氏聞見錄皆謂

誤以霍去病爲衛青野客叢書又云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高適詩衛青未肯學孫吳與王維同以去病事爲衛青用蓋衛霍同時爲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西施無泛湖事

楊升菴云西谿叢話云吳越春秋云吳亡西施被殺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後人遂云范蠡將西子去然別無所據余案墨子云西施之沈其美也蓋句踐平吳後沈之于江也又皮日休館娃宮懷古云不知水葬歸何處谿月彎彎欲效顰可證李商隱景陽井云惆悵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亦叶此意觀此西

施之沈信矣杜牧所謂逐鴟夷者安知不謂沈江而殉子胥乎鴟革浮胥骸亦子胥事也○楊又云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王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所云隨鴟夷者子胥譖死盛以鴟夷西施有力焉今沈之江所以報子胥之忠○愚案西谿載吳越春秋所云西施被殺別無所考意所謂被殺者卽沈之于江非刑殺也陸廣微吳地紀引越絕書曰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今本又無此條蓋鴟夷子胥也范蠡亦號鴟夷子故有是誤升菴引墨子及皮李詩以證西施之沈江確不可易至杜牧詩有一舸字明係誤用不得爲之曲解也

范蠡無生子事

居易錄云浙之石門有語兒亭國語曰禦兒野史謂句

踐使范蠡獻西施于夫差三年始達于吳至此亭生一

子因名語兒亭

案由越達吳路由嘉興嘉本越之北境非吳地詳地訛門

夫當君臣

卧薪嘗膽之日而范蠡乃以兒女子之情道路野合不

忠甚矣何以爲伯佐聲施至今且吳越相隔一江信使

頻數三年始達句踐豈土木偶耶乃聽其淹留鄰國置

若罔聞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可爲喁喁

案喁喁鳥骨切讀若屋咽也喁極

虐切讀若逐大笑不止也喁唇

又案越絕內經九術越

口之中大笑則見故謂笑爲喁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則又非少伯事

矣紀載之不足信如此越絕記地又云句踐夫人產女

于此亭後破吳更名女陽更就李

案卽構李亦作醉里

爲語兒鄉

太伯無子

太伯無子季歷有子而聖故太王欲傳季非無端舍長而立幼也左傳子貢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史記吳世家云太伯卒無子仲雍立至武王得天下求仲之後人而封之則伯之無子明矣又吳越春秋云太伯自言吾無子其當有吳者仲也通鑑前編云太伯之賢不下于季歷但以太伯無子而季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敗卜耳今論太伯者謂伯若不去有天下者必伯之子孫失考甚矣

陶淵明有子

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亂其先世

詳人訛門

近人誤讀和

劉柴桑詩絕其後嗣真可絕倒和劉詩云弱女雖非男
慰情良勝無此跟上春釀解飢飮來以弱女比喻薄酒
卽坡公所謂薄薄酒勝茶湯意也後人以此爲是賦非
比遂有因有女無子而小照題曰慰情圖者豈不思公
集有命子責子詩又有與子儼俟份佚終疏耶

林和靖有妻子

林和靖有妻有子宋史謂其不娶以梅爲妻以鶴爲子
非也楊升菴云林洪著山家清供其中言先人和靖先
生云云卽和靖先生之子也蓋喪偶後不再娶耳

顧俊 倦勤

尙書立政篇顧俊尊上帝是言禹也今作舜事用誤又禹謨耄期倦于勤是舜命禹攝位之詞今作堯事殊可笑也

傳說非胥靡

野客叢書曰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云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貲是爲胥靡傭資也僕謂此說是也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自荀卿以來蓋已失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是指傳說賈誼鵬賦亦曰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注曰傳說被刑築于傳巖武丁以爲相師古注不辨其非但曰

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傳說爲刑人矣且傳巖之作豈特孫僅之誤前此如呂溫作傳巖銘亦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衮之服說始胥靡武丁卽祚蓋已如此言矣

武王無賜魯重祭及天子禮樂事

說略

明顧起元著

曰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

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旣賜康王又何加焉春秋桓公五年

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
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
也魯頌閔宮三章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
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其不出于成王之
賜益明矣

六舞樂章非自晉始

又曰鄭夾漈云雲門大咸大韶大濩大夏大武凡六舞
之名當時皆無詞故簡籍不傳晉荀勗使郭瓊爲舞節
張華爲樂章自此以來舞始有詞有詞失古道矣愚謂

無詩則無聲無聲則無容是詩與聲容者一貫之道也
雲門五詞不可考而知矣大武六詩其詞俱在武一章
春秋傳以爲大舞之首章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作此
詩以奏之所謂武始而北出也酌一章內則十三舞勺
卽以此詩爲節而舞所謂再成而滅商也般一章嚴氏
謂與酌賚一體所謂三成而南也象一章卽維清緝熙
小序以爲奏象舞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也賚一章大
封于廟也所謂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也桓一章春
秋傳以爲大武之六章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詩
章具在夾漈未之深考耳

中和樂職詩非太守事

野客叢書曰僕考王褒傳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

修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眾庶

使王褒作中和樂

案音洛

職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

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類此此是

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

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不考中和樂職宣布三篇詩名耳

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

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徧于四海豈郡守

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

語益謬矣王褒四子講德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

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陸

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話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褒作甘泉頌有曰想聖主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守所當用者愚案此係刺史欲宣王化而作故頌太守者每用之然言太守能宣王化則可謂太守治政善而頌之則不可在善用者運之非于太守必不可用也東坡次韵章傳道喜雨詩云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向諸生選何武守高密時作也又留別登州舉人云莫嫌五日恩恩守歸去先傳樂職詩此以王褒比舉人之才非以益州自比也如此亦何不可用乎

彭澤未嘗種柳

楊升菴云沈彬詩云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
花世賞其工不知用事之誤五柳種于潯陽柴桑宅邊
彭澤未嘗種柳也自唐人以此事編入縣令類案指白
樂天六
帖相沿誤用不知其非學者不可不辨正焉愚案五柳
先生傳云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亦是一證考晉
書及南北史益見其誤南部新書藝苑雌黃漁隱叢話
皆辨之矣李義山柳飛彭澤雪誤

李後主無歌舞事

古夫于亭雜錄云

王阮亭著

江都門人宗元鼎字梅岑以詩

鳴江淮間有詠李後主絕句云江南歌舞尋常事便遣
曹彬下蔣州余最愛其措語之妙取入感舊集近覆閱

之乃知其誤南唐自元宗時周世宗屢侵淮南國勢削
弱至遷都豫章以避之非始宋也後主仁愛無荒淫失
德但溺于釋氏耳宋太祖諭徐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
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耶亦非以歌舞爲兵端宗語
非事實矣

琴堂卧理

頌縣令用琴堂可也用卧理則誤史記汲黯傳上召拜
黯爲淮陽太守黯爲上泣曰臣常有狗馬疾力不能任
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
耶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治淮
陽政清七歲而卒武帝卧治之言爲汲黯疾故也考漢

書亦云臣有疾云云與史記同

二疏昭君圖

劉子元云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圖有著芒屨者閭立
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于水鄉非京
華所有帷帽起于隋代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凡作詩
畫皆須博古方無此等罅漏有畫昭君自把琵琶于馬
上者亦非此乃婦女所彈以解昭君之愁耳○野客叢
書曰傳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
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于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
曰匈奴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
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

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傳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爲明妃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愚案東坡古纏頭曲爲琵琶女子作其詩云指法已似呼韓婦李于鱗明妃曲云抱得琵琶馬上彈俱是相沿之誤

阿房宮賦

虞北隆云古來諸宮名俱命自朝廷獨阿房宮秦始皇三十五年起故俟其成更擇令名命之宮未成而秦亡天下以其在阿基旁遂謂之阿房宮房讀如旁義與旁

同不訓房室亦有作阿旁者○池北偶談云終秦之世阿房宮未成杜牧賦妃嬪媵嬙云云指二十六年事此實不名阿房宮而謂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非阿房宮事實矣程大昌雍錄趙與時賓退錄皆辨之大略相同○愚案房旁古通用阿俗俱讀平聲又借爲發語詞正字通音遏今讀如渥如阿嬌阿誰之類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崩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其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只十五年耳溫公通鑑于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綱目悉改之是也秦取美女實于咸陽不在阿房杜賦殊誤

五帝非官天下

宋吳枋宜齋野乘云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于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顓帝紀并通厯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于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玄囂父蟠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于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厯志載顓帝五

世生鯀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遡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于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

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元鳥卵而生故
 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
 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
 帝高辛傳位于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
 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
 兄弟服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旣以罪死而
 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啟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
 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
 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于南河舜亦未嘗不欲
 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繼緒舜因擇同宗之從
 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于陽城

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王仲王傳姪太甲太甲傳弟雍已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沖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旣皆

言二
吾之族屬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不拜單于非蘇武

資暇錄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使漢正傳是鄭眾
非蘇武也李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眾不拜

指鹿爲馬

秦築長城是始皇時事趙高指鹿爲馬是二世三年事
是年二世夢白虎齧殺其左驂馬卜曰涇水爲祟乃齋
于望夷宮宮在長陵西北不在咸陽趙高作亂使其婿
閻樂詐爲有賊發吏卒入望夷宮弑之而立二世兄子
公子嬰爲秦王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
半死長城下用事殊舛錯失實高齋詩話曾辨之

甘羅不爲相

資暇集云世傳甘羅十二爲秦相非也史記羅十二事秦相呂不韋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相秦者羅之祖名茂愚案北史彭城王浟傳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杜牧詩甘羅昔作秦丞相亦循襲用之耳

楊妃入宮并竊笛事

野客叢書曰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人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群楊氏諸姨車闕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

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
 年薨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
 宮號太真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邠
 二王尙存是以張祐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日日映宮
 牆霧半開太真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
 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
 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蓋紀其實也惟容齋
 認楊妃爲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
 太真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
 百斛明珠乃謂楊妃竊寧王笛此說不同○愚案讀書
 敏求記載唐大詔令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十二月王子

朔二十四日乙亥冊立楊元璵長女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元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子於壽邸命孫逃冊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爲太真宮天寶四載乙酉七月丁巳朔二十六日壬辰冊左勳衛二府右郎將軍韋昭訓第二女爲壽王妃是日卽于鳳皇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據此則開元時楊氏爲壽王妃爲女道士天寶初始爲元宗貴妃與容齋之說合與叢書所考唐史不合俟查

楊妃入宮始末

李義山驪山詩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馮孟亭箋注云太真之冊爲貴妃爲天寶四載八月舊新

紀所書同傳無細年月至其始爲壽王妃之事舊書紀傳皆並無之止云或言楊元琰女姿色冠代召見時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新書所云始爲壽王妃而遂于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紀文大書冊壽王妃楊氏爲女道士號太真矣夫爲道士者卽傳所云丐籍女官也必如自父母家先遣人諭意借此爲入宮之計妃由父母家來必非從壽王妃來新傳所云始爲壽王妃者初聘而未娶故下書更爲壽王聘韋氏女白香山詩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固非矯詞也明皇納其子已聘之人尙不免新臺之刺若旣在壽邸斷不至若是之無禮矣陳鴻長恨歌傳謂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於壽邸者

妾也曝書亭集有書太真外傳後一條力辨妃以處女入宮說至明核矣此詩言每遇平明幸長生殿焚香之時妃以女冠必從焉故壽王不得從金輿矣

烏衣巷

劉禹錫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蓋傷江左王謝二家之故宅易爲百姓家耳劉斧摭遺小說言金陵人王榭航海入烏衣國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不合詩意詳見野客叢書吳曾漫錄及菰苑雌黃丹陽記云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或謂取軍兵所衣衣服得之

楚宮細腰

野客叢書曰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
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有
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_去聲食而自飢也
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
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天祿
識餘云劉禹錫蹋歌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是細
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
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板輿不止奉母事

又曰世率以板輿爲奉母事用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
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

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祇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韋睿以板輿自載督厲眾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劉先主無玉人置帳中事

古夫子亭雜錄云小說記漢昭烈帝事有一玉人帝置甘夫人帳中月映之與玉人一色

案事見於遺記

此真不經之

談昭烈在劉景升座上感髀裏肉生慨然流涕乃屑作

此兒女態乎唐人

案是呂溫

有題劉郎浦詩云吳蜀成婚此

水潯明珠步障屋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此詩差識得英雄本色

孫夫人無自盡事

朱國楨湧幢小品載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孫夫人曰鰲磯甚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摧哭自沈又載孫劉有隙夫人歸吳舟艤磯下不忍見仲謀遂刎於此蜀既不傳吳亦遂諱案曰知錄據蜀志夫人還吳後不知所終辨其自沈之說之妄極是

桃源並非神仙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

醢而谿中有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
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
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
甚眾不獨桃源荅谿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
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
惟王介甫桃源行與東坡暗合

圯上老人非仙非鬼

史記圯橋老人似仙似鬼東坡謂其秦之隱君子並非
鬼物已是翻案查初白題圯橋授書圖詩又云誰招四
皓出商山我信留侯本儒者奇謀祕策乃天授老父一
編事聊假不然韜略世所知豈必傳從圯橋下案此則

圯上老人爲烏有先生矣又穀城山詩云東阿城東穀城隄傳是仙家舊鄉里圯橋老叟果何人能致留侯跪進履兵書一卷既不傳事往無徵正在此秦皇凶暴蔑賢聖偶語詩書皆棄市布衣起自泗上亭搜溺儒冠固其理此非可以正道說詭託陰符自茲始又云走狗旋烹舊臣死蕭相生遭獄吏恥子房遠禍蓋有道直視封侯如敝屣神仙之說誠渺茫有託而逃斯隱矣陋儒讀書寡深識異事人人徵太史後來競指黃石公當日原無赤松子案此非好翻案也似奇實正遂成千古名論可正仙鬼之說之謬

張騫無乘槎至天河事

張茂先博物志只言近世有人乘浮槎至天河並不云
張騫自宗慄荆楚歲時記引博物志傳會以爲武帝張
騫之事又益以檣機石之說後之詩人皆當故事用矣
又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
查浮四海十二年一週天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
栖息其上

錦纜不始于隋

復齋漫錄云吳甘寧住止嘗以綰錦維舟去輒割棄以
示奢侈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
花浮世言錦纜始于楊帝非也吳陳之閒已見矣故杜
子美秋興詩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

言二
荻洲又送鄭二還江陵詩文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前谿舞

苕谿漁隱曰于競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谿村南朝習樂之處今尙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谿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谿唐崔顥詩舞愛前谿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谿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唐傳故不知舞出前谿耳

秦惠王無伐蜀石牛糞金事

復齋漫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

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
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置牛于成
都秦因遣張儀隨石牛以入蜀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
蜀人吳師孟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奇騰怪可刪
修爭奈常情勝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
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
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許遠死節

葛常之云韋蘇州睢陽感懷詩有曰宿將降賊庭儒生
獨全義宿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爲
巡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而辭服于賊故應物云爾韓

愈嘗有言曰遠如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之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于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建文無遜國出家後復迎歸事

建文無遜國事自致身錄有是說作明史者附會其言遂確鑿指之謂某時在某處某詩在某處作皆影響之談也曝書亭集及錢牧齋諸公皆辨其誣萬厯時人徐燧金陵故宮詩云翠華逝後全無跡羅綺焚餘自有灰則帝后同在灰燼之中焉得有遜國而去之事哉沈歸愚云建文之歸皆致身錄從亡隨筆等書造作之詞其實未嘗有迎歸事也實錄稱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尸

于火七日乃葬是明明死于火矣至天下太師墓朱竹垞謂房山僧塔或題司空司徒或題帝師國師金元舊制皆然後人附會爲建文墓也

晉羊舌氏

金壺字考二集云春秋後語云有攘羊者以頭遺叔向母薶之三年事發追捕向家頭肉都盡惟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氏按左傳閔二年羊舌大夫爲尉注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然則以羊舌爲氏豈昉自向母哉又叔向本羊舌氏食采于楊故又號楊肸叔向子楊食我亦稱楊石並見昭五年

坡陀金蝦蟆

秦觚云杜工部靈湫詩曰坡坨金蝦蟆出見蓋有由按
瀟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鑪忽有蝦蟆躍
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頗驚異命放
苑池拾遺所詠是當年實事錢虞山援酉陽雜俎以爲
月陰精后妃之象托喻貴妃之暱祿山似近附會

行觸寶瑟僵

池北偶談云東坡詞行憂寶瑟僵乃用漢書金日磾傳
行觸寶瑟僵解者顧引楊行密紿朱延壽病目行觸柱
僵有何干涉乃知注書之難東坡放翁不敢居有以也
愚案漢書莽何羅反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
得抱何羅因傳莽何羅反上驚起日磾捽胡投何羅殿

下得禽縛之僵仆也胡頸也坡詞云笑怕薔薇習行憂
寶瑟僵美人依約在西廂只恐暗中迷路認餘香是借
用法

三閒瓦屋非家居事

殷芸小說載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中三
閒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陳簡齋詩云士衡去
國三閒屋用事不誤今人用之家居非是查初白別弟
德尹詩云瓦屋三閒門兩板頻煩爲我掃東偏旣誤作
家居用又誤用東偏初疑先生或適居東偏然考先生
得樹樓集序中語先生居于西北

彈碁非弈碁

居易錄云彈棊之戲西京雜記云成帝好蹴鞠羣臣以爲勞體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歎謂向也作彈棊以獻博物志云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撇棊故義山詩玉作彈棊局中心自不平此與弈棊有何干涉而今人率以弈爲彈棊此類甚多又云王文恪鑒姑蘇志方技載席謙善棊下引杜詩云席謙不見近彈棊是亦譌彈棊爲弈也何怪今人沿襲之謬愚案彈棊之法不傳散見于雜著者亦不甚明了總與弈無涉可知也義山詩本是莫近彈棊局王引作玉作局有石有玉也

牛耳是卑者所執

池北偶談云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莅之郭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魋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惟甌衍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僖不從愚案衛人請執牛耳蓋衛侯與晉大夫涉佗成何盟自以當尊不可執故請晉大夫執之今人以執牛耳爲尊者誤解傳語故也

白打非蹴鞠戲

閩小記云

周亮工著

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韋莊詩上相

閑分白打錢楊用修曰白打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侯云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予謂白打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

鐵爲白戰似卽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踘者非

驪駒非送行者所歌

前漢儒林傳王式字思翁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服虔曰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去欲歌之文穎曰其詞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據漢書則驪駒爲行者所歌明甚近人作送行之歌用非也王阮亭送陶季之潞州云驪駒忽告將西馳朱竹垞酬彭某詩云我唱驪駒子送行皆不失漢書本旨查初白送錢幼鯤遊江右云江西吾舊到爲爾唱驪駒亦

沿其誤也

錢載年號

天祿識餘云杜佑通典歷敘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錢載年號實始于宋武帝孝建也馮鑑始謂始于魏孝莊非也何遜無爲揚州法曹事

東坡次韵王定國倅揚州詩云空教何遜在揚州注引杜詩注云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揚州花方盛遜對花傍徨終日查初白蘇詩補注云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杜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何遜傳

無揚州事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五言古一首杜
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近有妄人托東坡
名作老杜事實一編至謂遜作揚州法曹云云豈不誤
學者慎初白名攷何遜傳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建安
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所云建安王者南平元襄王偉
初封也偉于天監二年使持節都督右軍將軍揚州刺
史遜爲建安王記室正在揚州葛常之似未深攷至王
氏施氏補注引杜註以水曹爲法曹又杜撰廨舍梅花
事則固不可不削去也今爲辨正

嚴子陵無先隱桐廬事

居易錄云桐江百詠載白水湖在桐廬縣北二十里上

下有四湖云相傳光武帝微時避莽亂訪嚴光高獲于此故因白水真人得名閱之不禁噴飯無論光武家南陽卽令避亂不應至此初齊國上言有一男子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三聘始至不屈乃遁之富春安得先隱桐廬而帝反遠就子陵耶

禹無墮簪遺履之事

淮南子禹之趨時挂冠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宋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用此然孟子只云三過其門而不入挂冠遺履墮簪不以急乎殊未可信

臨江驛詩指東坡事

居易錄云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有人或云江鄰幾過臨江驛題詩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退之淮西事爲譬非元和閒人作也是時黨禁方嚴故托之前代云爾以爲直言淮西事者誤婁東以爲東坡作尤誤矣

高適駱賓王不同時無改詩事

漁洋詩話云詩話類編一條最可笑者高適爲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僧院題詩云前峰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及台州事竣復過此欲改一江爲半江僧言前有一官人過此言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高

驚問爲誰僧曰駱賓王也余案駱與高二人世代遠不相及達夫亦未嘗爲兩浙觀察使乃賓王旣代宋之間吟樓觀滄海日矣爾時已稱老僧何時又鍊形住世復還俗作官人而爲達夫改此詩耶真可令人噴飯又案此詩乃晚唐任翻之作

奚斯作闕宮之廟無作頌事

野客叢書曰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僖此說是矣不知其失自班固始觀兩都賦序曰皋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闕宮

卒章曰新廟弈弈奚斯所作毛萇注云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矣班固豈非誤耶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諸學者或有異說歟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弈弈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弈弈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昭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斯之徒

蔡琰入胡在邕未誅前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敘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詞有是說蓋未嘗詳考于史也且卓旣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

爲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攻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其欲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中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則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邕尙無恙尤無疑也

鸞栖枳棘是主簿事

野客叢書曰今人作縣尉啟誤用鸞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古亦有如是用者然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劉長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

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栖鳳是以簿事爲尉用也張說
送廣武令岑義序曰河洛東門俯栖鸞于製邑又以爲
縣令事用也出于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爲證耶
愚案漢仇香卽仇覽爲主簿以德化民王渙曰得無少
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
鸞鳳所栖百里非大賢所托他時論道巖廊非主簿而
誰見後漢上詩借用其語似尙無害張序有製邑字則
誤矣

漢武帝無殺鉤弋夫人事

古夫于亭雜錄云

王阮亭著

常疑漢武殺鉤弋事不可解以

爲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耳考之西京雜記鉤

弋夫人從事甘泉告上曰妾相運爲陛下生一男年十七妾當死今必死于此不得歸矣願自愛言終而卒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發冢開視惟衣履存乃爲起通靈臺于甘泉據此則鉤弋去來皆非常人常理安得如史記外戚世家云云不得活之語耶

城崩

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闔殺七十二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陲而隅爲之崩日知錄云杞梁妻無城崩事城崩乃是范郎之妻兩事合而爲一也

絳帳

堅瓠集漢馬融講授前列生徒後蓄女妓因施絳紗帳

又符秦韋逞之母文宣君年八十奉命傳周官學施絳紗帳皆所以限隔男女也今詞家例以絳帳歸師道何其謬也

羿落九烏

異識資諧云烏最難射羿一日射落九烏言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乃言羿射日落九烏遂以爲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流俗好奇而傳怪文士循名而襲謬自昔已然

蔡邕有子

堅瓠集云晉書羊祜傳祜蔡邕外孫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爲關內侯則中郎未嘗無

嗣而蔡克別傳亦云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再傳爲司徒
謨則中郎後裔且蕃盛于典午之代何得云無嗣哉

居東

仇滄柱云從來看鴟鴞一詩屬周公東征時事不知鴟
鴞乃居東所作此時尙未東征也自孔氏書傳于金縢
篇文所謂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者誤解作東征以
殺管叔而詩傳亦仍其說自蔡傳以居東爲避居東都
以罪人斯得爲知流言之爲管蔡而周公心迹始白據
此則知詩傳謂旣誅管蔡始作鴟鴞者其誤無疑矣所
云旣取我子者蓋言三監爲武庚煽惑而入其械中耳
及成王感風雷之變悔悟迎公然後命之東征以討三

言二
叔武庚則是後來奉命而征非流言初起時急誅管蔡以滅口止謗也

禹鑿龍門

尙書禹貢蔡傳云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于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謂李復之說則謂受降城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

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何所考也○宋司馬光迂書曰或問禹鑿龍門關伊關有諸迂叟曰龍門伊關天所爲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關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滅二周非秦始皇

宋吳枋宜齋野乘云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卒始皇方卽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月明度柳翠

湖孺雜記云

本朝陸次雲著

紹興閒有清了玉通者皆高僧也

太守柳宣教履任玉通不赴庭參柳惡之使紅蓮計破其戒玉通羞見清了卽留偈回首托生于柳誓必敗其門風宣教歿翠流落爲妓二十餘年與清了遇大佛寺丙清了又號月明爲之戴面具爲宰官身爲比丘身爲婦人身現身說法示彼前因翠卽時大悟所謂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傳月明和尚馱柳翠鐙月之下跳舞宣淫大爲不雅

曾點無倚門而歌事

四書釋地又續曰或問季武子

名宿

之喪曾點倚其門而

歌見檀弓可信否余曰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序其坐次于子路則必少孔子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方八歲點實不過六七歲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石氏陳普極其辨駁猶未及此

太白無捉月遭溺之事

寄園寄所寄云

本朝趙吉士著

陳焯與同人書云世俗言太白

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于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

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

子美無食白酒牛炙而死事

新舊唐書皆載子美容耒陽以啖牛炙白酒一夕卒考之杜氏年譜並無其事按元微之撰子美墓誌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而呂汲公亦云夏還襄漢卒于岳陽足爲確證劉斧摭遺小說謂子美來耒陽醉宿酒家江漲漂沒元宗詔求之聶令積土江上奏子美牛酒飫死葬此以應詔史氏不察沿其謬載入本傳誤矣至太白卒于當塗李陽冰家葬于謝家青山史冊昭然捉月騎鯨之說不知何據子美懷李白詩有應共冤魂語投書贈汨羅及夢李白詩水深波浪濤無使蛟龍

得句疑當時必有妄傳太白墜水死者故子美云云後世或因公詩附會耳夫李杜齊名爲千古詞壇之冠其沒也說傳亦復同誠足異已

五大夫

秦封太山松爲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也今以一松封一大夫殊謬

五馬

學林新編云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子美詩用五馬甚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陌上桑亦用五馬爲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爲五馬又謂詩子子

千旛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
旛諸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爲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
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組祝所見之數非太守
之五馬也案逯齋閒覽述龐幾先說云古乘駟馬車至
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又案漢制太守
本駟馬其有功德者加一馬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